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貽書

蠢動含靈俱一性，化胎濕卵命相關。得人濟利休忘卻，雀也知恩報玉環。

這四句詩，單說漢時有一秀才，姓楊名寶，華陰人氏，年方弱冠，天資穎異，學問過人。一日，正值重陽佳節，往郊外遊玩，因行倦，坐於林中歇息。但見樹木蒼鬱，百鳥嚶鳴，甚是可愛。忽聞撲碌的一聲，墮下一隻鳥來，不歪不斜，正落在楊寶面前，口內吱吱的叫，卻飛不起，在地上亂撲。楊寶道：「卻不作怪！這鳥為何如此？」向前拾起看時，乃是一隻黃雀，不知被何人打傷，叫得好生哀楚。楊寶心中不忍，乃道：「將回去喂養好了放罷！」正看間，見一少年，手執彈弓，從背後走過來道：「秀才，這黃雀是我打下的，望乞見還。」楊寶道：「還亦易事，但禽鳥與人體質雖異，生命則一，安忍戕害！況殺百命不足供君一膳，鬻萬鳥不能致君之富，奚不別為生業？我今願贖此雀之命。」便去身邊取出錢鈔來。少年道：「某非為口腹利物，不過遊戲試技耳。既秀才要此雀，即便相送。」楊寶道：「君吹取樂，禽鳥何辜！」少年謝道：「某知過矣！」遂投弓而去。

楊寶將雀回家，貯於巾箱中，日採黃花蕊飼之，漸漸羽翼長換。育至百日，便能飛翔。時去時來，楊寶十分珍重。忽一日，去而不回。楊寶心中正在氣悶，只見一個童子單眉細眼，身穿黃衣，走入其家，望楊寶便拜。楊寶急忙扶起。童子將出玉環一雙，遞與楊寶道：「蒙君救命之恩，無以為報，聊以微物相奉。掌此當累世為三公。」楊寶道：「與卿素昧平生，何得有救命之說？」童子笑道：「君忘之耶？某即林中被打，君巾箱中飼黃花蕊之人也。」言訖，化為黃雀而去。後來楊寶生子震，明帝朝為太尉；震子乘，和帝朝為太尉；乘子賜，安帝朝為司徒；賜子彪，靈帝朝為司徒；果然世世三公，德業相繼，有詩為證。

黃花飼雀非圖報，一片慈悲利物心。

累世簪纓看盛美，始知仁義值千金。

說話的，那黃雀銜環的故事，人人曉得，何必費講！看官們不知，只為在下今日要說個少年，也因彈了個異類上起，不能如彈雀的恁般悔悟，乾把個老大家事，弄得七顛八倒，做了一場話柄，故把銜環之事做個得勝頭回。勸列位須學楊寶這等好善行仁，莫效那少年招災惹禍。正是：

得閉口時須閉口，得放手時須放手。

若能放手和閉口，百歲安寧有八九。

話說唐玄宗時，有一少姓王名臣，長安人氏，略知書史，粗通文墨，好飲酒，善擊劍，走馬挾彈，尤其所長。從幼喪父，惟母在堂，娶妻於氏。同胞兄弟王宰，膂力過人，武藝出眾，充羽林親衛，未有妻室。家頗富饒，童僕多人，一家正安居樂業。不想安祿山兵亂，潼關失守。天子西幸。王宰隨駕扈從，王臣料道立不住，棄下房產，收拾細軟，引母妻婢僕，避難江南。遂家於杭州，地名小水灣，置買田產，經營過日。後來聞得京城克復，道路寧靜，王臣思想要往都下尋訪親知，整理舊業，為歸鄉之計。告知母親，即日收拾行囊，止帶一個家人，喚做王福，別了母妻，繇水路直至揚州碼頭上。

那揚州隋時謂之江都，是江淮要衝，南北襟喉之地，往來檣檣如麻。岸上居民稠密，做買做賣的，挨擠不開，真好個繁華去處。當下王臣捨舟登陸，雇倩腳力，打扮做軍官模樣，一路遊山玩水，夜宿曉行，不則一日，來至一所在，地名樊川，乃漢時樊噲所封食邑之處。這地方離都城已不多遠。因經兵火之後，村野百姓，俱潛避遠方，一路絕無人煙，行人亦甚稀少。但見：

岡巒圍繞，樹木陰翳，危峰秀拔插青霄，峻嶺崔嵬橫碧漢。斜飛瀑布，噴萬丈銀濤；倒掛藤蘿，揚千條錦帶。雲山漠漠，鳥道迢迢行客少；煙林靄靄，荒村寥落土人稀。山花多艷如含笑，野鳥無名只亂啼。

王臣貪看山林景致，緩轡而行，不覺天色漸晚，聽見茂林中，似有人聲。近前看時，原來不是人，卻是兩個野狐，靠在一株古樹上，手執一冊文書，指點商確，若有所得，相對談笑。王臣道：「這孽畜作怪！不知看的是甚麼書？且教他吃我一彈。」按住絲韁，癆綽起那水磨角靶彈弓，探手向袋中，摸出彈子放上，觀得較親，弓開如滿月，彈去似飛星，叫聲：「著！」那二狐正在得意之時，不防林外有人窺看，聽得弓弦響，方才擡頭觀看，那彈早已飛到，不偏不斜，正中執書這狐左目。棄下書，失聲叫，負痛而逃。那一個狐，卻待就地拾，被王臣也是一彈，打中左灤癆放下四足，叫逃命。王臣縱馬向前，教王福拾起那書來看，都是蝌蚪之文，一字不識。心中想道：「不知是甚言語在上，把去慢慢訪博古者問之。」遂藏在袖裡，撥馬出林，循大道望都城而來。

那時安祿山雖死，其子安慶緒猶強，賊將史思明降而復叛，藩鎮又各擁重兵，俱蓄不臣之念。恐有奸細，至京探聽，故此門禁十分嚴緊，出入盤詰，剛到晚，城門就閉。王臣抵城下時，已是黃昏時候。見城門已扁，即投旅店安歇。到店門口，下馬入來。主人家見他懸弓佩劍，軍官打扮，不政怠慢，上前相迎道：「長官請坐。」便令小二點杯茶兒遞上。王福將行李卸下，馱進店中。王臣道：「主人家，有穩便房兒，開一間與我。」答道：「舍下客房盡多，長官只揀中意的住便了。」即點個燈火，引王臣往各房看過，擇了一間潔淨所在，將行李放下，把牲口牽入後邊喂料。

收拾停當，小二進來問道：「告長官，可吃酒麼？」王臣道：「有好酒打兩角，牛肉切一盤，伴當們照依如此。」小二答應出去。王臣把房門帶轉，也走到外邊。小二捧著酒肉問道：「長官，酒還送到房裡去飲，或就在此間？」王臣道：「就在此間。」小二將酒擺在一副座頭上，王臣坐下。王福在旁斟酒。吃過兩二杯，主人家上前問道：「長官從哪鎮到此？」王臣道：「在下從江南來。」主人家道：「長官言音，不像江南人物。」王臣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在下原是京師人氏，因安祿山作亂，車駕幸蜀，在下挈家避難江南。今知賊黨平復，天子還都，先來整理舊業，然後迎接家小歸鄉。因恐路途不好行走，故此軍官打扮。」主人家道：「原來是自家兒！老漢一向也避在鄉村，到此不上一二年哩。」彼此因是鄉人，分外親熱，各訴流離之苦。正是：

江山風景依然是，城郭人民半已非。

兩下正說得熱鬧，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主人家，有空房宿歇麼？」主人家答應道：「房頭還有，不知客官有幾位安歇？」答道：「只有我一人。」主人家見是個單身，又沒包裹，乃道：「若止你一人，不敢相留。」那人怒道：「難道賴了你房錢，不肯留我？」主人家道：「客官，不是這般說。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師，頒榜遠近旅店，不許容留面生歹人。如隱匿藏留者，查出重治，況今史思明又亂，愈加緊急。今客官又無包裹，又不相認，故一好留得。那人答道：「原來你不認得我，我就是郭令公家丁胡二，因有事往樊川去了轉回，趕進城不及，借你店裡歇一宵，故此沒有包裹。你若疑惑，明早同到城門上去，問那管門的，誰個不認得我！」這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兒一磕，便信以為真，乃道：「老漢一時不曉得是郭爺長官，莫怪，請裡邊房裡去坐。」又道：「且慢著。我肚裡餓了，有酒飯討些來吃了，進房不遲。」又道：「我是吃齋，止用素酒。」走過來，向王臣桌上對面坐下。小二將酒菜放下。

王臣舉目看時，只他把一隻袖子遮著左眼，似覺疼痛難忍之狀。那人開言道：「主人家，我今日造化低，遇著兩個毛團，跌壞了眼。主人家道：「遇著甚麼？」答道：「從樊川回來，見樹林中兩個野狐打滾嘯叫，我趕上前要去拿他，不想絆上一交，狐又走了，反在地上磕損眼睛。」主人家道：「怪道長官把袖遮著眼兒。」王臣接口道：「我今日在樊川過，也遇著兩個野狐。」那人忙問道：「可曾拿到麼？」王臣道：「他在林中把冊書兒觀看，被我一彈，打了執書這狐左眼，遂棄書而逃。那一個方待去拾，又被我一彈，打在腿上，也亡命而走，故此只取得這冊書，沒有拿到。」那人和主人家都道：「野狐會看書，這也是奇事！」那人又道：「那書上都是甚麼事體？借求一觀！」王臣道：「都是異樣篆書，一字也看他不出。」放下酒杯，便向袖中去摸那冊書出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手還未到袖裡時，不想主人家一個孫兒，年才五六歲，正走出來。小廝家眼淨，望見那人是個野狐，卻叫不出名色，奔向前指住道：「老爹！怎麼這個大野貓坐在此？還不趕他！」王臣聽了，便省悟是打壞眼的這狐，急忙拔劍，照頂門就

砍。那狐望後一躲，就地下打個滾，露出本相，往外亂跑。王臣仗劍追趕了十數家門面，向個牆裡跳進。王臣因黑夜之間，無門尋覓，只得回轉。主人家點個燈火，同著王福一齊來迎著道：「饒他性命罷！」王臣道：「若不是令孫看破，幾乎被這孽畜賺了書去。」主人家道：「這毛團也奸巧哩！只怕還要生計來取。」王臣道：「今後有人把野狐事來誘我的，定然是這孽畜，便揮他一劍。」一頭說，已到店裡。店左店右住宿的客商聞得，當做一件異事，都走出來訊問，到拌得口舌舌乾。

王臣吃了夜飯，到房中安息。自想野狐忍痛來探賺這冊書，必定有些妙處，愈加珍秘。至三更時分，外邊一片聲打門叫道：「快把書還了我！尋些好事酬你！若不還時，後來有些事故，莫要懊悔。」王臣聽得，氣忿不過，披衣起身，拔劍在手，又恐驚動眾人，悄悄的步出房來，去摸那大門時，主人家已自下了鎖。心中想道：「便叫起主人開門出去，那毛團已自走了，砍他不著，空惹眾人憎厭，不如別著鳥氣，來朝卻又理會。」王臣依先進房睡了。那狐喊了多時方去。合店的人，盡皆聽到。到次早，齊勸王臣道：「這書既看不出字，留之何益？不如還他去罷。倘真個生出事來，懊悔何及！」王臣若是個見機的，聽了眾人言語，把那冊書擲還狐精，卻也罷了。只因他是個倔強漢子，不依眾人說話，後來被那狐把他個家業弄得七零八落。正是：

不聽好人言，必有恓惶淚。

當下王臣吃了早飯，算還房錢，收拾行李，上馬進城。一路觀看，只見屋宇殘毀，人民稀少，街市冷落，大非昔日光景。來到舊居地面看時，只有一片瓦礫之場。王臣見勝淒慘，無處居住，只得尋個寓所安頓了行李，然後去訪親族，叩也存不多幾家。相見之間，各訴向來蹤跡，說到那傷心之處，不覺撲簌簌淚珠拋灑。王臣又言：「今欲歸鄉，不想屋宇俱已蕩盡，沒個住身之處。」親戚道：「自兵亂已來，不知多少人家，父南子北，被擄被殺，受無限慘禍。就是我們一個個都從刀尖上脫過來的，非容易得有今日。像你家太平無事，止去了住宅，已是無量之福了。況兼你的田產，虧我們照管，依然俱在。若有念歸鄉，整理起來，還可成個富家。」王臣謝了眾人，遂買了一所房屋，製備日用傢伙物件，將田園逐一經理停妥。

約過兩月，王臣正走出門，只見一人從東而來，滿身穿著麻衣，肩背上背個包裹，行履如飛，漸漸至近。王臣舉目觀看，吃了一驚。這人不是別個，乃是家人王留兒。王臣急呼道：「王留兒，你從哪裡來？卻這般打扮？」王留兒見叫，乃道：「原來官人住在這裡，教我尋得個發昏！」王臣道：「你且住！為何恁般妝束？」王留兒道：「有書在此，官人看就知道。」至裡邊放下包裹，打開取出書信，遞與家主。王臣接來拆開看時，卻是母親手筆。上寫道：

從汝別後，即聞史明復亂，日夕憂慮，遂沾重疾，醫禱無效，旦夕必登鬼籍矣。年逾六秩，已不為妖，第恨衰年值此亂離，客死遠鄉，又不得汝兄弟送我之終，深為痛心耳。但吾本家素，不願葬於外地，而又慮賊勢方熾，恐京城復如前番不守，又不可居。終日思之，莫若盡棄都下破殘之業，以資喪事。迎吾骨入土之後，原返江東。此地田土豐阜，風俗醇厚，況昔開創甚難，決不可輕廢。俟干戈寧靜，徐圖歸鄉可也。倘違吾言，自罹羅網，顛覆宗祀，雖及泉下，誓不相見。汝其志之！

王臣看畢，哭倒在地道：「指望至此重整家業，同歸故鄉，不想母親反為我而憂死，早知如此，便不來得也罷！悔之何及！」哭了一回，又問王留兒道：「母親臨終，可還有別話？」王留兒道：「並無別話，只叮囑說：此處產業向已荒廢，總然恢復，今史思明作反，京城必定有變，斷不可守，教官人作速一切處置，備辦喪葬之事，迎柩葬後，原往杭州避亂。若不遵依，死不瞑目。」王臣道：「母親遺命，豈敢違逆！況江東真似可居，長安戰爭未息，棄之甚為有理。」急忙製辦縗裳，擺設靈座，一面扛人往墳上收拾，一面央人將田宅變賣。

王留兒住了兩日，對王臣道：「官人修築墳墓起來，尚有整月延遲，家中必然懸望，等小人先回，以安其心。」王臣道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」即便寫下家書，取出盤纏，打發他先回。王留兒臨出門，又道：「小人雖去，官人也須作速處置快回。」王臣道：「我恨不得這時就飛到家，何消叮囑！」王留兒出門，洋洋而去。

且說王臣這些親戚曉得，都來弔唁，勸他不該把田產輕廢，王臣因是母命，執意不聽眾人言語，心忙意急，上好田產，都只賣得個半價。盤桓二十餘日，墳上開築穴，諸事色色俱已停妥，然後打疊行裝，帶領僕從離了長安，星夜望江東趕來，迎靈車安葬。可憐：

仗劍長安悔浪遊，歸心一片水東流。

北堂空作斑衣夢，淚灑白雲天盡頭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王臣母妻在家，真個聞得史思明又反，日夜憂王臣，懊悔放他出門。過了兩三月，一日，忽見家人來報，王福從京師信回了。姑媳聞言，即教喚進。王福上前叩頭，將書遞上，卻見王福左眼損壞。無暇詳問，將書拆開觀看。上寫道：

自離膝下，一路托庇粗安。至都查核舊業，幸得一毫不廢，已經理如昔矣。更喜得遇故知胡八判官，引至元丞相門下，頗蒙青，扶持一官幽薊，誥身已領，限期甚迫，特遣王福迎母同之任所。書至，即將江東田產盡貨，火速入京，勿計微值，有誤任期。相見在邇，書不多贅。男臣百拜。

姑媳看罷書中之意，不勝歡喜，方問道：「王福，為甚損了一目？」王福道：「不要說起！在牲口上打瞌睡，不想跌下來，磕損了這眼。」又問：「京師近來光景，比舊日何如？親戚們可都在麼？」王福道：「滿城殘毀過半，與前大不相同了，親戚們殺的殺，擄的擄，逃的逃，總來存不多幾家。尚還有搶去家私的，燒壞屋宇的，占去田產的。惟有我家田園屋宅，一毫不動。」姑媳聞說，愈加歡悅，乃道：「家業又不曾廢，卻又得了官職，此皆天地祖宗保佑之方，感謝不盡！到臨起身，須做場好事報答，再祈此去前程遠大，福祿永長。」又問道：「那胡八判官是誰？」王福道：「這是官人的故交。」王媽媽道：「向來從不見說起有姓胡做官的來往。」媳婦道：「或者近日相交的，也未可知。」王福接口道：「正是近日相識的。」當下問了一回，王媽媽道：「王福，你路上辛苦了，且去吃些酒飯，歇息則個。」到了次日。王福說道：「奶奶這裡收拾起來，也得好幾日。官人在京，卻又無人服侍。待小人先回覆，打疊停當，候奶奶一到，即便起身往任何如？」王媽媽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寫起書信，付些盤纏銀兩，打發先行。

王福去後，王媽媽將一應田地宇舍，什物器皿，盡行變賣，止留細軟東西，因恐誤了兒子任期，不擇善價，半送與人。又延請僧人做了一場好事，然後雇下一隻官船，擇日起程。有幾個平日相往的鄰家女眷，俱來相送，登舟而別，離了杭州，由嘉禾、蘇州、常、潤州一路，出了大江，望前進發。那些奴僕，因家主家主得了官，一個個手舞足蹈，好不興頭！

避亂南馳實可哀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。

舉家手額歡聲沸，指日長安畫錦回。

且說王臣自離都下，兼程而進。不則一日，已到揚州碼頭上，把行李搬在客店上，打發牲口去了。吃了飯，教王福向河下雇覓船隻，自己坐在客店門首，守著行囊，觀看往來船隻。只見一隻官船溯流而上，船頭站著四五個人，喜笑歌唱，甚是得意。漸漸至近，打一看時，不是別個，都是自己家人。王臣心中驚異道：「他們不在家中服役，如何卻在這隻官船上？」又想到：「想必母親亡後，又歸他人了。」正疑訝間，艙門簾兒啟處，一個女子舒頭而望。王臣仔細觀看，又是房中侍婢，連稱：「奇怪！」剛欲詢問，那船上家人卻也看見，齊道：「官人如何也在這裡？卻又恁般服色？」忙教梢子攏船。早驚動艙中王媽媽姑媳，掀簾觀看。

王臣望見母親尚在，急將麻衣脫下，打開包裹，換了衣服巾幘。船上家人登岸相迎。王臣教將行李齊搬下船，自己上船來見母親。一眼觀著王留兒在船頭上，不問情緣，揪住便打。王媽媽走出說道：「他又無罪過，如何把他來打？」王臣見母親出來，放手上前拜道：「都是這狗才將母親書信至京，誤傳凶信，陷兒於不孝！」姑媳俱驚訝道：「他日日在家，何嘗有書差到京中！」王臣道：「一月前，齎母親書來，書中寫的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住了兩日，遣他先回，安慰家中，然後將田產處置了，星夜趕來，怎說不曾到京？」合家大驚道：「有這等異事！哪裡一般又有個王留兒？」連王留兒到笑起來道：「莫說小人到京，就是這個夢也不曾做。」王媽媽道：「你且取書來看，可像我的字跡？」王臣道：「不像母親字跡，我如何肯信？」便打開行李，取出書來看時，

乃是一幅素紙，哪有一個字影，把王臣驚得目睜口呆，只管將這紙來翻看。王媽媽道：「書在哪裡？把來我看。」王臣道：「卻不作怪！書上寫著許多言語，如何竟變做一幅白紙？」王媽媽不信道：「焉有此理！自從你出門之後，並無書信往來。直至前日，你差王福將書接我，方有一信，令他先來覆你。如何有個假王留兒將假書哄你？如今卻又說變了白紙！這是哪裡學來這些鬼話！」

王臣聽說王福曾回家這話，也甚驚駭，乃道：「王福在京，與兒一齊起身到此，幾曾教他將書來接母親？」姑媳都道：「呀！這話愈加說得混賬了！一月前王福送書到家，書上說都中產業俱在。又遇甚麼胡八判官引在兀丞相門下，得了官職，教將江東田宅，盡皆賣了，火速入京，同住任上，故此棄了家業，雇倩船隻入京。怎說王福沒有回來？」王臣大驚道：「這事一發奇怪！何曾有甚胡八判官引到元丞相門了，選甚官職，有書迎接母親？」王媽媽道：「難道王福也是假的？」快叫來問。王臣道：「他去喚船了，少刻就來。」

眾家人都到船頭上一望，只見王福遠遠跑來，卻也穿著凶服。眾人把手亂招。王福認得是自家人，也道詫異，說：「們如何都在這裡？」走近船邊，眾人看時，與前日的王福不同了。前日左目已是損壞，如今這王福兩隻大眼滴溜溜，恰如銅鈴一般。眾人齊問道：「王福，你前日回家，眼已瞎了，如今怎又好好地？」王福向眾人噴一口涎沫道：「啐！你們的眼便瞎了！我何曾回家？卻又咒我眼瞎！」眾人笑道：「這事真個有些古怪。奶奶在艙中喚你，且除下身上麻衣，快去相見。」王福見說，呆了一呆道：「奶奶還在？」眾人道：「哪裡去了，不在？」王福不信，也不脫麻衣，逕撞入艙來。王臣看見，喝道：「這狗才，奶奶在這裡，還不換了衣服來見？」王福慌忙退出船頭，脫下，進艙叩頭。王媽媽擦磨老眼，你細看時，連稱：「怪哉！怪哉！前日王福回家，左目已損，今卻又無恙，料然前日不是他了。」急去開了那封書來看時，也是一張白紙，並無一點墨跡。那時合家惶惑，正不知假王留兒、王福是甚變的？又不知有何緣故，卻哄騙兩頭把家業破毀？還恐後來尚有變故，驚疑不定。

王臣沉思凝想了半日，忽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，恍然而悟，乃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原來卻是這擊畜變來弄我。」王媽媽急問是甚東西。王臣乃將樊川打狐得書，客店變人貽騙，和夜間打門之事說出，又道：「當時我只道這擊畜不過變人來騙此書，倒不提防他有恁般賊智。」眾人聞言，盡皆搖道咋舌道：「這妖狐卻也奸狡利害哩！隔著幾多路，卻會仿著字跡人形，把兩邊人都弄得如耍戲一般，早知如何此，把那書還了他去也罷。」王臣道：「叵耐這擊畜無禮！如乞越發不該還他了！若再纏賬，把那禍種頭一火而焚之。」於氏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莫要閑講了，且商量正務。如今住在這裡，不上不下，還是怎生計較？」王臣道：「京中產業俱已賣盡，去也沒個著落。況兼路途又遠。不如且歸江東。」王媽媽道：「江東田宅也一毫無存，卻住在何處？」王臣道：「權賃一所住下，再作區處。」當下撥轉船頭，原望江東而回。那些家人起初像火一般熱，到此時化做冰一般冷，猶如斷線偶戲，手足彈軟，連話都無了。正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

到了杭州，王臣同家人先上岸，在舊居左近賃了一所房屋，製辦日用傢伙，各色停當，然後發起行李，迎母妻進屋。計點囊橐，十無其半，又惱又氣。門也不出，在家納悶。這些鄰家見媽媽去而復回，齊來詢問。王臣道知其詳，眾人俱以為異事，互相傳說。遂嚷遍了半個杭城。

一日，王臣正在堂中，督率家人收拾，只見外邊一人走將入來，威儀濟楚，服飾整齊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頭戴一頂黑紗唐巾，身穿一領綠羅道袍。碧玉環正綴巾邊，紫絲鑄金圍袍上。襪似兩堆白雪，如一朵紅雲。堂堂相貌，生成出世之姿；落落襟懷，養就凌雲之氣。若非天上神仙，定是人間官宰。

那人走入堂中，王臣仔細打一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同胞兄弟王宰。當下王宰向前作揖道：「大哥別來無恙？」王臣還了個禮，乃道：「賢弟，虧你尋到這裡！」王宰道：「兄弟到京回舊居時，見已化為白地。只道罹於兵火，甚是悲痛，即去訪問親故，方知合家向已避難江東。近日大哥至京，整理舊業，因得母親凶問，剛始離京。兄弟聞了這信，遂星夜趕來。適才訪到舊居，鄰家說新遷於此，母親卻也無恙，故此又到舟中換了衣服才來。母親如今在哪裡？為何反遷在這等破屋裡邊？」王臣道：「一言難盡！待見過了母親，與你細說。」引入後邊，早有家人報知王媽媽。王媽媽聞得次兒歸家，好生歡喜，即忙出來，恰好遇見。王宰倒身下拜，拜畢起身。王媽媽道：「兒，我日夜掛心，一向好麼？」王宰道：「多謝母親記念。待兒見過了嫂嫂，少停細細說與母親知道。」當下王臣渾家並一家婢僕，都來見過。

王宰扯王臣往外就走，王媽媽也隨出來，至堂中坐下，問道：「大哥，你且先說，因甚弄得恁般模樣？」王臣乃將樊川打狐起，直至兩邊撥賺，變賣產業，前後事細說一遍。王宰聽了說：「原來有這個緣故，以致如此！這卻是你自取，非干野狐之罪。那狐自在林中看書，你是官道行路，兩不妨礙，如何卻去打他，又奪其書？及至客店中，他忍著疼痛，來賺你書，想是萬不得已而然。你不還他罷了，怎地又起惡念，拔劍斬逐？及至夜間好言苦求，你又執意不肯，況且不識這字，終於無用，要他則甚！今反吃他捉弄得這般光景，都是自取其禍。」王媽媽道：「我也是這般說。要他何用！如今反受其累！」王臣被兄弟數落一番，嘿然不語，心下好不耐煩。王宰道：「這書有幾多大？還是甚麼字體？」王臣道：「薄薄的一冊，也不知甚麼字體，一字也識不出。」王宰道：「你且把我看看。」王媽媽從旁襯道：「正是。你去把來與兄弟看看，或者識得這字也不可。」王宰道：「這字料也難識，只當眼見希奇物罷了。」當時王臣向裡邊居出。到堂中，遞與王宰。

王宰接過手，從前直揭至後，看了一看，乃道：「這字果然稀見！」便立起身，走在堂中，向王臣道：「前日王留兒就是我。今日天書已還，不來纏你了，請放心！」一頭說，一頭往外就奔。王臣大怒，急趕上前，大喝道：「擊畜大膽，哪裡走？」一把扯住衣裳，走的勢發，扯的力猛，只聽得咣啷一響，扯下一幅衣裳。那妖狐索性把身一抖，卸下衣服，見出本相，向門外亂跑，風團也似去了。

王臣同家人一齊趕到街上，四顧觀看，並無蹤影。王臣一來被他破蕩了家，二來又被他數落這場，三來不忿得這書，咬牙切齒，東張西望尋覓。只見一個瞎道人，站在對面檐下。王臣問道：「可見一個野狐從哪裡去了？」瞎道人把手指道：「向東邊去了。」王臣同家人急望東而趕。行不上五六家門面，背後瞎道人叫道：「王臣，前日王福便是我，令弟也在這裡。」眾人聞得，復轉身來。兩野狐執著書兒在前戲躍。眾人奮勇前來追捕，二狐放下四蹄，飛也似去了。王臣剛奔到自己門首，王媽媽叫道：「去了這敗家禍胎，已是安穩了，又趕他則甚！還不進來？」王臣忍著一肚子氣，只得依了母親，喚轉家人進來，逐件撿起衣服觀看，俱隨手而變。你道都是甚麼東西？

破芭蕉，化為羅服；爛荷葉，變做紗巾。碧玉環，柳枝圈就；紫絲繅，薜蘿搓成。羅襪二張白素紙，朱鳥兩片老松皮。

眾人看了，盡皆駭異道：「妖狐神通這般廣大，二官人不知在何處，卻變得恁般廝像？」王臣心中轉想轉惱，氣出一場病來，臥床不起。王媽媽請醫調治，自不必說。

過了數日，家人們正在堂中，只見走進一個人來，看時，卻王宰，也是紗巾羅服，與別妖狐一般打扮。眾家人只道又是假的，一齊亂喊道：「妖狐又來了！」各去尋棍覓棒，擁上前亂打。王宰喝道：「這些潑男女，為這等無禮！還不去報知奶奶！」眾人哪個睬他，一味亂打。王宰止遏不住，惹惱性子，奪過一根棒來，打得眾人四分五落，不敢近前，都閃在裡邊門旁，指著罵道：「你這擊畜！書已拿去了，又來做甚？」王宰不解其意，心下大怒，直打入去。眾人往內亂跑。早驚動王媽媽，聽得外邊喧嚷，急走出來，撞見眾人，問道：「為何這等慌亂？」眾人道：「妖狐又變做二官人模樣，打進來也。」王媽媽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

言還未畢，王宰已在面前，看見母親，即撇下棒子，上前叩拜道：「母親，為甚這些潑男女將兒叫做狐擊畜，執棍亂打？」王媽媽道：「你真個是孩兒否？」王宰道：「兒是母親生的，有甚麼假！」正說間，外面七八個人，扛擡鋪程行李進來，眾家人方知是真，上前叩頭謝罪。王宰問其緣故，王媽媽乃將妖狐前後事細說，又道：「汝兄為此氣成病症，尚未能愈。」王宰聞言，亦甚驚駭道：「恁樣說起來，兒在蜀中，王福曾齎書至，也是這狐假的了！」王媽媽道：「你且說書上怎寫？」王宰道：「兒是隨駕入蜀，分隸於劍南節度嚴武部下，得蒙拔為裨將。故上皇還京，兒不相從歸國。兩月前，忽見王福齎哥哥書來，說：向避難江東，不

幸母親有變，教兒速來計議，扶柩歸鄉。王福說要至京打掃塋墓，次日先行。兒為此辭了本官，把許多東西都棄下了，輕裝兼程趨來，才訪至舊居，鄰家指引至此，知母親無恙，復到舟中易服來見，正要問哥為甚把這樣凶信哄我，不想卻有此異事！」即去行李中開出那封書來看時，也是一幅白紙。合家又好笑，又好惱。王宰同母至內見過嫂子，省視王臣，道其所以。王臣又氣得個發昏。王媽媽道：「這狐雖然憊懶，也虧他至蜀中賺你回來，使我母子相會，將功折罪，莫怨他罷！」王臣病了兩個月，方才痊可，遂入籍於杭州。所以至今吳越間稱拐子為野狐精。有所本也：

蛇行虎走各為群，狐有天書狐自珍。

家破業荒書又去，令人千載笑王臣。